

▲《走馬上任》網劇劇照。

《走馬上任》「慌啥子嘛」

內地喜劇網劇《走馬上任》正在熱播。這部由趙本山之子趙大牛參與導演、趙本山親自加盟的作品，集結了不少觀眾熟悉的喜劇面孔。對喜歡趙家班風格的觀眾而言，這無疑是一場久違的喜劇聚會。

故事以民國時期為背景，原本是一名獸醫的王老五，陰差陽錯成為伏虎縣縣長，從此捲入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小人物意外走上權力舞台，身份轉變帶來的錯位與荒誕，構成了全劇的喜劇基調。劇情不乏熱鬧，人物之間的碰撞也頗有看頭。

這部劇在視覺呈現上令人觀感舒適。畫面構圖講究，色調柔和而不沉悶，甚至有些構圖和配色還看到了《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影子。民國場景帶有一定的年代質感，但沒有刻意堆砌懷舊元素。

演員的表現同樣是看點。王小利、程野、蔣依杉、葛珊珊等熟悉的面孔各有發揮，角色性格鮮明，說話方式、神態舉止都很有辨識度。這種群戲最怕人物彼此雷同，但《走馬上任》恰恰讓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脾氣和笑點。趙本山的出現，則更為劇集增添了一份熟悉的喜劇韻味。

讓這部劇在短視頻平台受到廣泛關注的還有趙本山親自演唱的推廣曲《慌啥子嘛》。一句「慌啥子嘛，慢慢來，太陽下山有月亮爬上來」，唱腔帶着幾分隨意，歌詞卻意外地戳中人心。

現代人的生活似乎總在趕路。趕工作、趕進度、趕着成功，也趕着追上別人的腳步。年紀漸長，肩上的責任愈來愈多，反而愈來愈難允許自己慢下來。這首歌沒有高深道理，只用幾句平實的話提醒我們，日子不會因為一時落後便失去希望，太陽落下了，月亮依然會升起。慌什麼呢？慢慢來，日子還長。

樂　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泰北花椒

一直以為「麻」這件事是四川人的專利，直到在清邁夜市咬下一口辣肉碎，才發覺自己見識淺了。那口下去，肉香中裹着股冷香，奇異的酥麻感爬上舌尖，完全不似川菜那樣打得你措手不及，烈火灼心。好奇追問下才知道，這是泰北花椒，名為Makhwaen，是四川花椒的表親，一位低調的隱世高手。

它長在泰國北部山地，清邁、清萊一帶最常見，隔壁的老撾也吃。出了這些地方就不那麼出名，泰中和泰南人都未必認得。每年十一、十二月收成，當地人愛用新鮮的入菜，咬開會帶有檸檬香，麻味隨後才到，曬乾之後香氣轉厚，更加耐煮。跟我們熟悉的花椒相比，就像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川椒麻得張揚，一生要強，配上辣椒便成了「麻辣」。泰北花椒麻得內斂客氣，被柑橘、青檸氣息壓着，層次更立體，麻度更低，連平日怕麻的人都能接招。

所以它的作用，遠不止「麻」一個字。提香是第一位，一小撮就讓整盤肉有了亮度；解膩去腥是第二位，山裏的野味、河鮮土氣重，花椒一入鍋，全都乖乖「伏法」；最關鍵是第三位：它不搶戲，知進退。泰北菜香料繁雜，香茅、南薑、檸檬葉各有各的脾氣，泰北花椒在旁邊輕輕一撥，「散兵游勇」就能聚成一團，層次才出得來。

而真正讓它出名的，就是泰北那幾道重口味的菜，首推乾炒辣肉碎（laab kua）。豬肉沫和內臟炒到微焦，乾辣椒同花椒一齊入場，最後撒上炸紅蔥頭。前有辣和麻埋伏，後有柑橘香作追兵，腥氣和油膩統統化解，配一口糯米飯，簡直是人間至味。只可惜這樣一位高手，至今仍是小眾。或許香料跟人一樣，離開了生養它的水土，鋒芒便收起三分。還是得走進山裏，方知麻不一定要石破天驚，輕輕一下，也可被記住很久。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香雲紗的舊事與新聲

深圳APEC峰會的「全家福」合影裏，名為「同心合錦」的國禮圍巾格外亮眼，收穫不少好評。當中質感溫潤的「故宮紅」圍巾，源自廣東順德的國家級非遺——享有紡織品「軟黃金」美譽的香雲紗織物。

香雲紗的出現，源自嶺南古人貼近自然的生活智慧。約六百年前，珠三角一帶漁民偶然發現，用薯莨塊莖汁液浸泡過的漁網和衣物，會變得更加耐磨結實。經過一代代匠人不斷嘗試、改進，當地人摸索出一套獨特的工藝：將薯莨天然汁液，搭配珠三角富含鐵離子的河泥，用來浸染絲綢，慢慢定型為獨有的香雲紗染整技藝。

關於香雲紗，還有不少有意思的小故事。它最早其實叫「響雲紗」，因面料質地挺括，穿着走動時，衣料摩擦會發出細微「沙沙」聲。後來人們覺得「香雲紗」更溫婉雅致，便慢慢沿用了這個名字。

據說不少名人都曾對香雲紗服飾情有獨鍾。宋慶齡有一件黑色香雲紗旗袍，穿到晚年仍捨不得換，專門囑人加寬腰線繼續穿，這件旗袍如今珍藏在上海宋慶齡故居。巴金在《隨想錄》裏也曾回憶，戰亂年代妻子蕭珊省吃儉用，給他買了一件香雲紗襯衫。那件貼身舒服的衣衫，陪他熬過艱難歲月，成了亂世裏難得的溫暖。

張愛玲也偏愛用它勾勒人物氣質，《金鎖記》裏的七巧身着白香雲紗衫，清冷又落寞，為舊上海故事添了幾分獨特韻味。

儘管底蘊深厚、自帶風雅，香雲紗卻因工藝繁瑣、產量有限，加之傳統款式古樸厚重，難以適配當代審美與日常場景，長期「養在深閨人未識」。筆者曾採訪一位香雲紗非遺傳承人，他坦言當下行業不缺上乘面料與精湛工藝，真正稀缺的是貼合時代的創新設計。

好在，古老手藝正在迎來新生。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關注、活化這項非遺。有設計師帶着香雲紗登上世界時裝周；有設計師將它製成特色文創融入日常生活；還有遊戲設計師把它搬進虛擬衣櫥，讓更多年輕人體會香雲紗的美感。

此次亮相APEC峰會，是香雲紗融入大眾生活、走向更廣天地的良好契機。期待業界在守住古法匠心的同時，用新潮設計對接時代審美，讓六百年香雲紗走出嶺南水鄉，讓非遺技藝綿延不息，盡展時代風華。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千島·曉品

菲律賓華文文學自誕生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在這不算短的文學歷史中，湧現出許多頗為知名的華文作家，如施穎洲、林健民、吳新鈿、柯清淡等。相對於這些文學前輩，年輕的中生代作家中，許東曉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千島曉品》就是他「出色」的證明。

對於為何把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千島曉品》，許東曉有個解釋：「菲律賓是千島之國」，「曉品，東曉的作品」。許東曉「出生在閩南一個華僑的家庭」，十八歲才「出門遠行」離開家鄉去往菲律賓。他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祖國家鄉度過的，因此家鄉記憶在他的《千島曉品》中佔有重要地位。《大海 故鄉 童年》一文就是他回憶童年時代在大海邊的故鄉往事。那時的大海給予了他「無盡的樂趣」，「夏天是玩水的最好季節」，「海邊踏浪拾貝」成了他最難忘懷的童年記憶。許東曉的祖父早年「出洋謀生」，「在外國努力打拚」，後「回鄉建大厝」「告老返鄉，落葉歸根」。祖父的海外經歷開啟了許東曉的「南洋」視野，也為他後來赴菲律賓安家立業提供了人脈資源。

身在菲律賓的許東曉心繫祖國，雖然他在菲律賓已「生活了四十年，也在菲律賓結婚生子」，但他依然「熱愛家鄉」，家鄉就是他的「根」。「也許我不會像以前老華僑一樣，落葉歸根，但我將會在我有生之年謳歌故鄉，奉獻故鄉。」——他是這麼寫的，也是這麼做的。書中的很多篇什，就記錄了許東曉為了中菲兩國的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作出了突出貢獻。

除了寫祖國家鄉的童年往事，許東曉也寫他的菲律賓經歷。《友誼，永遠在路上》就寫了他在菲律賓目睹的，留在中國的菲律賓蘇祿王後代返鄉祭祖的感人瞬間——這支自明代就在中國生活的菲律賓王室後人來到菲律賓祭祖，正表明中菲友誼的歷史源遠流長。從某種意義上講，許東曉的人生不也是這種歷史的映照？

立足千島，創作東曉作品，這就是許東曉的《千島曉品》。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第四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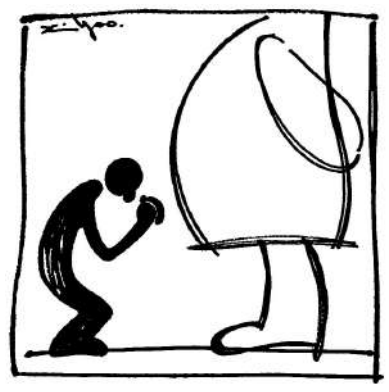
對於我這類曾經在劇場「打滾」多年的觀眾，港產片《第四幕》真的十分吸引。故事與角色都與劇場和舞台劇有關，令我感到格外親切。當中提及的劇場知識，對於普羅觀眾應該甚有趣味。例如，男主角歐文是劇場編劇及導演，他向素人女演員漢娜介紹舞台劇的特性，漢娜認為舞台劇的表演方式甚為「誇張」，但是歐文糾正說其實是「放大」。電視和電影都是透過攝影機的鏡頭，由導演選擇性地將人物或畫面傳送給觀眾；舞台是一個空間，導演要將所有藝術元素整合，然後將焦點傳送觀眾，但觀眾亦可自由選擇觀賞的角度。由是，舞台演員尤其需要全面的表演技巧，包括聲音、形體、感情，以至最重要的能量。

《第四幕》講述一度迷失自我的中年舞台劇導演歐文，希望透過全新創作《驀然回首》而重新了解自己。歐文周旋在三位女性之間，包括若即若離的現任妻子Tracy、舊愛兼現時當紅女演員蘇蔓菱，以及潛質可人的偶遇素人漢娜。歐文希望由漢娜擔任新作品的女主角，但卻要面對各方不同程度的壓力和要求……

電影的前大半部分都在鋪排歐文與三位女角的關係，以及歐文深陷中年危機的心理障礙。我覺得劇情有些拖泥帶水，而且故事發展下來，對於戲中戲《驀然回首》的製作過程，顯得有點草率行事。雖說劇情是要濃縮真實的時間性，但是戲中戲的排練和製作過程，正是交代歐文與蘇蔓菱和漢娜之間的微妙關係。故事發展至中段，《驀然回首》便要首演而與觀眾見面，一切都似乎來得太過急就章。

然而，故事尾聲確實出人意表，令我知道《第四幕》導演一直用心安排，就是為着尾聲埋下伏筆。《第四幕》要說的其實並非男女關係，而是將戲劇與人生互相結合，讓人們認清世間的真假虛實。許多時候，只要能夠掌握事情的屬性，那麼自己便可以運籌帷幄。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不求人，自然直。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千面美人」木芙蓉

早已喜歡木芙蓉的雍容華貴，但一直未能種上一棵，主因是家中花園小，容不下多少大型植物。前些天去花圃，見一株半米高的木芙蓉盆栽，株頂有朵花正盛放，多重花瓣層疊交錯，花形柔軟飽滿，煞是好看，而全株還有十幾個花蕾，終於忍不住手決定買下來。花圃老闆要價八十元人民幣，我嫌貴，他見我挑了不少花，便爽快地說：「好啦，五十元！」

將這棵木芙蓉落地種下，那朵開着的轉天就謝了，但另一朵開了。第三天、第四天，不論開幾朵，都是轉日就謝，從蕾裂到花開花謝共三天，真正觀賞期其實僅一天，很可惜。

發現木芙蓉顏色多變，上網去了解，得知此花竟會一日三變臉，別名「千面美人」。因此，我每天清晨拍粉白色花，中午拍粉紅色花，傍晚拍紅色花，比對後認為紅色花最悅目。

花色變化的主因是早上花朵含色素少，開花時間延長，花青素含量增多，花色便由淺變深。細觀我家這株，花瓣上的梗是白色，花蕊呈黃色，結構美妙。全部花蕾爆花後，我將修剪株型，維持住不要太高，若真像花圃老闆說一年開三次花，那就太好了。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西湖秋色

西湖或許是文人氣質最足的景點之一了，千年間，總有文人雅客圍繞西湖吟詩作對。一年四季的西湖都有獨特的美感，十一月中旬去，或許不是一年最好的時節，卻能看出一絲歲月流轉間的風韻。

這時候的西湖，已經收起了幾分明艷。柳色漸淡，荷香散盡，秋意也不急着把整片湖岸染得濃烈。綠裏夾着黃，黃裏又透着褐，像一幅尚未落款的畫。若是晴日，山水還有清晰的輪廓；遇上陰雨，遠山與湖面便慢慢洇開。人站在水邊，望出去，分不清哪裏是山，哪裏是雲。

在細雨朦朧的清早來到西泠印社，如織的遊客還未到來。細雨落在帶着舊意的石階上，又落進蓮池裏，沿着石階緩緩走，牆根的苔痕潤得深綠，石面被雨水洗出沉靜的顏色。西泠印社處處讓人願意停一停，看看門額上的字，看看石上的篆刻。雨傘遮住半邊視線，腳步也不由得放輕，生怕鞋底的聲響驚動了這一院清寂。

到了深秋的傍晚，再走到曲院風荷，遊人已經散去。荷塘裏的荷花早已敗了，只有攝影愛好者還守着岸邊，抓緊最後的藍調時間，拍着成雙成對的鴛鴦。數月前撐起滿塘綠意的荷葉，此時低垂着，捲起的邊緣泛着枯褐；有些荷梗仍直直立在水裏，疏疏落落。

初看總覺得蕭索，可李商隱曾寫過「留得枯荷聽雨聲」，從前讀來只覺清雅，此刻才稍稍懂得個中滋味。西湖的秋色，不必總由紅葉來成全。

天色一點點暗下去，霧氣遮攏着西湖的湖面，甚至讓人有一絲悵然。岸邊的人還在等光，而望着漸漸看不清的湖面，忽然覺得，消逝也是風景的一部分。西湖的文人氣質，或許正是這樣留在四時流轉之中。它不只有適合入畫的明媚，也容得下陰雨、殘荷與欲言又止的心事。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小小打工人

最近的這個周六，十年級的女兒吃完早飯就「上班」去了。她要去給一個八年級的小孩補習數學。

在德國，學生從中學便開始做一些兼職工作，這也算是歷史悠久的良好傳統了。在人們還每天看報的時候，最受學生們喜愛的兼職工作就是送報紙，有時候還送牛奶。現在隨着報紙在德國不再常見，牛奶也不再是配送，學生們慢慢也有了新的工種。

隨着學校學業壓力越來越大，許多學生開始尋求課外補習，而在學校裏找高年級的學長學姐是既方便又最「匹配」的做法。小老師們的時薪從十來歐到接近二十歐不等，受歡迎的小老師在學校還「供不應求」。

還有一個兼職是很多中學生都喜愛的，那便是幫鄰居遛狗。特別是有些自己家沒寵物的小孩，能帶着鄰居家的狗去公園遛彎玩耍，不知道有多開心。

如果說當小老師或者遛狗可以算是中學生們的一種業餘興趣愛好，那麼有一些真正需要靠打零工來賺錢的中學生則會選擇一些相對正規、有固定工作時間和收入的工作。比如說在超市收銀，或者在倉庫整理貨物、發貨，餐館跑堂，甚至是打掃清潔等等。

十幾歲開始工作，這對於德國學生來說並不陌生。在德國的教育規劃裏，從六年級開始就會每年有一周的實習體驗。德國大大小小的公司也把接納這樣的小實習生作為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幫助他們學着進入社會。

德國的小小打工人，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踏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柏林漫言
余逾
逢周二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　邵靜怡